

# 海明威回忆录

(原名《流动的圣诞节》)



强译

# 海明威回忆录

原名《流动的圣节》

孙 强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1045094

封面设计：黄建平  
责任编辑：郁 飞

E. Hemingway  
A Movable Feast

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4年版译出

海 明 威 回 忆 录

原名《流动的圣节》

孙 强 译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插页2 字数113,000 印数00,001—8,5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317·232 定 价：0.83 元

## 中译本前言

〔美〕哈里·斯通贝克<sup>①</sup>

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一书的引言中写道：“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这也许是赞美巴黎的一句最广为人知的名言。巴黎，这座塞纳河上神奇而美妙的城市，世界闻名的文化艺术中心，数百年来吸引了无数画家和诗人的磁石；自古及今，画家和诗人就荟萃于巴黎；他们来自欧洲各地、南北美洲、亚洲——其中就有慕名奔赴巴黎的巴金和艾青。然而，巴黎并不仅仅是作家和艺术家的聚首之地。它充满了安逸与宁静，同时又孕育着兴奋和激情；它的一切都安排得那么井井有条、那么和谐一致——从街巷小路到林荫大道，从小岛河流到教堂、咖啡馆，从住宅区域到餐厅饭店，从建筑风格到艺术门类，无不如此。这种和谐的气氛使人在日常工作中发挥最大的干劲，也在生活中享受到了最大的欢乐。

所有这些都 在海明威的《流动的圣节》中得到了反映。读过这部书的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都注意到了海明威在回

---

<sup>①</sup>哈里·斯通贝克博士(Dr. Harry Stoneback)是北京大学美籍教授，海明威专家。

忆二十年代的巴黎时抒情的笔调、描写景色和人物肖像时强烈的感情和写实的手法；许多人认为，从来没有人能把二十年代黄金时代的巴黎描写得象海明威这么成功（确实也有不少人作过尝试，写出描绘当时的巴黎的文章，但都比不上海明威的回忆录）。另一些人则提到，这部书带有海明威的最优秀的小说所特有的抒情风格和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勾勒。但是，大部分评论家都只把它看成是一部回忆录，是一位老人回顾他在一个美妙的城市里度过的金色青春时的遐想；其他人则把它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文学自传，认为这部书是这位艺术家青年时代的一幅珍贵画像，是了解那个时代的旨趣和观点的有益的索引，是本世纪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初涉文坛时经历的纪录。诚然，这一切都不难在《流动的圣节》中找到，但这部书的意义却远远超过回忆录或自传——这是一部结构缜密的力作，有自己的风格、构思和主题，如果读者想要真正深入地理解海明威的这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就必须研究其风格、构思和主题。

我们应该把《流动的圣节》当作“地方杂记”或“旧居回忆”（不同于游记文学）来深入分析，才能给以正确的评价。我们还应将它和这种文学体裁的其他作品作一比较，如劳伦斯·道罗尔的《普罗斯彼罗的洞室》、诺曼·道格拉斯和D·H·劳伦斯的地方杂记。在这种文学体裁中，超越一切的就是一种地方感，即对某地及其周围具有辉煌特色的气氛和环境的细腻的感受。由这种生动逼真的地方感而产生的是一条对于人的行为和性格的重要看法——用道罗

尔的话来说就是：“人物是风景塑造的。”这是用来分析《流动的圣节》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因为地方感既表达了作品的中心主题，又展示了它的深刻构思。这部书中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由巴黎而引起的，连镜头从巴黎移开（例如有几处海明威描写了奥地利福拉尔伯格白雪皑皑的高山中的席龙）也是为把巴黎拉入近景而采用的必要手段。海明威认为，对于一个你热爱的地方，只有离开以后你才能真实地描写它，使它在文章中获得感人的活力。确实，这部书本身就是在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的情况下写成的——从古巴到爱达荷州，海明威到了五十年代才终于回忆起二十年代的巴黎。因此，我们应当把这部杰作看成“地方回忆录。”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把握住这部作品的几个突出的主题：贫困与富有、艺术创造所必需的磨炼、爱情与质朴、毒化与纯洁的终止——围绕这些突出的主题，海明威写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奏曲。在许多章节中（例如《饥饿是有益的磨炼》等等，而且贯穿全书），海明威都强调了贫困对于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益处，同时又把细心的读者的眼光引向远远超出描写饥饿的艺术家的那一俗套以外的深度，使我们懂得“回忆也是饥饿”。书中没有对贫困的益处乱加发挥，因为他觉得只要写作顺利、有所创新、和妻儿相爱、生活得美满，即使囊空如洗，他们也丝毫不会感到自己是贫困的。只有当他周围的冒牌艺术家、游手好闲的懒汉、装腔作势的家伙、骗子、吹牛皮的人过多地侵犯了他的写作和构思的自由时，他那创作的欢乐才会受到威胁；也

只有当那些富人和堕落者削尖脑袋硬钻进他的个人生活中来时，他的爱情和单纯才被击成了碎片。这些主题都在书中得到了深入细腻的阐发，不仅构成了本书的主要文学形式，而且提供了研究海明威的个人生活和艺术生涯的最重要线索。

《流动的圣节》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与海明威同时的文学家的画像，写得非常精采，有时令人拍案叫绝。他以准确得近乎刻薄的笔触集中描写了福特·麦多克斯·福特、温德姆·刘易斯等作家的某些羞于见人的特点，以和缓、同情的笔调勾勒出帕辛和埃兹拉·庞德的肖像，还从各个方面描写了当时的两位重要人物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弗·司各特·菲兹吉拉德复杂的性格。他所表现的斯泰因和菲兹吉拉德的形象是所有研究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学生、所有想要了解他们俩的生平和作品的人必读的篇章。

海明威在书的结尾写到“富人们出现了”，随着他们的到来，纯洁的生活告終了，在巴黎的黄金时代也完结了。但纵观全书，海明威的寓意还是说这个黄金时代永无止境，他以这部引人入胜的杰作为书前的导言提供了足够的佐证：“……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在此也许应当提及，“流动的圣节”（a moveable feast）指的是宗教年历上的重大圣节，例如复活节就是流动的圣节，因为它在每年的年历上日期都是不固定的。根据这个词的这个基本涵义，巴黎也是一个圣节，一个漫长的、周而复始的日子，在这一天中，海明威享受着爱和创作的无比欢乐。

最后，这部分还为热爱巴黎的游人、研究海明威的学生、攻读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我们中间有些人曾有幸在巴黎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因而对引言中的论点完全抱有同感，并很欣赏书中的巴黎精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幸运的。然而，由于这部重要作品的中译本的出版，更多的读者可以看到海明威笔下的巴黎了。读完本书后，读者也许会对我下面这段话抱有同感的：

“假如你有幸读过海明威的作品，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这些作品都会在你心中。因为，他的作品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1984年7月 北京大学



## 序 言

本书作者基于充分的原因，在书中略去了许多地名、人名以及作者的观察和印象。略去的一部分是私人秘事，另一部分则是众所周知的，许多人都曾撰文追忆，今后无疑还将有文章出现。

书中没有提及阿纳斯塔斯体育场——在哪里，拳击场设在花园中间，树荫下摆着桌子，拳术师则充任侍者；也没有提及和拉里·盖恩斯的共同训练以及在冬季马戏场里二十个回合的拳击鏖斗。诸如查理·斯威尼、比尔·伯德、麦克·斯特拉特、安德烈·马松和米罗这样一些挚友在书中没有出现，我们曾多次游历黑森林，也曾对巴黎周围那些我们喜爱的林区去作一日探访，本书均未叙及。假如所有这些全能包括在本书内，那自然非常理想，但目前我们只好暂付阙如了。

读者如果愿意，也可以将本书作为小说来读。不过，把它当成小说来读也许能帮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书中的事实。

**欧内斯特·海明威**

古巴，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 1960年

## 说 明

欧内斯特于1957年秋在古巴开始写作本书，1958年冬至1959年初在爱达荷州的凯奇姆继续写作。1959年4月我们去西班牙时他带去了原稿，其后又带回古巴，同年深秋携稿返回凯奇姆。为了写《危险的夏天》这部描写1959年西班牙斗牛场上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米格尔·多明奎激烈竞争的小说，他把本书搁置了一段时间，到1960年春才在古巴写完。1960年秋又在凯奇姆作了一些修改。本书内容系1921年至1926年在巴黎时的经历。

**玛丽·海明威**

海明威和邦比



海明威和哈德莉





(自左至右) 埃兹拉·庞德，  
福特·麦多克斯·福特和杰姆斯·乔伊斯（站立者约翰·奎恩）



格·斯泰因小姐  
在巴黎寓所

假如

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

那么

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

巴黎都会在你心中

因为

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欧内斯特·海明威

赠友人 1950年

## 目 次

- I 中译本前言 [美]哈里·斯通贝克
- VI 序言
- VII 说明 玛丽·海明威
- 1 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雅净的咖啡馆
- 7 斯泰因小姐垂教
- 18 “迷惘的一代”
- 25 莎士比亚之友
- 29 塞纳河上的人
- 34 虚假的春天
- 44 一项嗜好的完结
- 50 饥饿是有益的磨炼
- 58 福特·麦多克斯·福特与魔鬼的门徒
- 67 出现了一位新学者
- 74 与帕辛在苍穹咖啡馆
- 81 埃兹拉·庞德和他的“文人会”
- 88 奇怪的了结
- 91 打上了死亡标记的人
- 98 艾凡·谢普曼在丁香园
- 106 邪恶派来的使者

0/3/2007

- 110 司各特·菲兹吉拉德  
138 兀鹰不愿分食  
146 尺度问题  
152 巴黎的生活永远写不完  
167 译后记

## 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雅净的咖啡馆

随后，坏天气就来了。往往秋季一结束，天气就开始变坏。夜晚，飘来的雨点使我们不得不关上窗户；孔德埃斯卡普广场上，寒风吹落了树叶。落叶浸透了雨水，疾风驱赶着雨点，抽打在终点站的绿色大公共汽车上。爱美特咖啡馆里人群拥挤，屋里的烟雾和热气使窗玻璃蒙上了一层薄雾。这家咖啡馆气氛阴郁，办得很糟糕，是这一带酒鬼的聚首之处。那些人身上肮脏，气味难闻。还有一股醉汉的酸臭味，这些都使我对这家咖啡馆避而远之。经常光临爱美特咖啡馆的男女顾客只要还有钱买酒，就成天喝得酩酊大醉，喝的大多是半升或整升地买来的葡萄酒。店里大肆宣传许多名字十分古怪的开胃饮料，但除了喝一点垫底、然后再狂饮葡萄酒以外，很少有人能喝得起。常来喝酒的女人被称为“pöivrottes”，即女酒鬼的意思。

爱美特咖啡馆后面是穆费塔街的污水池。穆费塔是一条市场街，通孔德埃斯卡普广场，狭窄而熙熙攘攘的景象令人难忘。旧公寓里每层楼梯旁都有一间蹲坑厕所，为了不让房客蹲着打滑，蹲坑两边都垒了印有齿道的水泥块。这些厕所的污物都冲到污水池里，夜间再由装着铁罐的马车来抽干净。夏天，所有的窗户都敞开，外面就传来抽污水



的声音，飘进刺鼻的臭味。装着大罐的马车都漆成咖啡色和桔黄色；在月光下看这些正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工作的拉大罐的马车，宛若布拉克<sup>①</sup>的一幅油画。然而，爱美特咖啡馆却无人清扫。顾客络绎不绝，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墙上贴的列出法律中禁止和惩戒在公共场合酗酒的条款的黄纸告示都已污浊不堪，根本无人理睬。

刚下几场寒冷的冬雨，城里所有阴郁、晦暗的气氛就都突然显现出来了。外出时已看不见高大的白色建筑物的屋顶，只见昏暗潮湿的街道，门面紧闭的小铺，卖草药的商贩，文具店和报亭，技术平庸的助产士，还有魏尔兰<sup>②</sup>去世的那家旅馆——我就在这家旅馆的顶楼租了一个房间来写作。

旅馆从下面到顶楼好象有六段或八段楼梯，里面很冷，但我知道，要生火暖屋子，就得买一小捆树枝、三把劈好的短松木条（长度与半枝铅笔相仿，用铁丝扎好）用以从树枝上引火，还要买一捆劈成小节的半干硬木，这得花不少钱呢。我走到街道的对面，站在雨中仰头看房顶上是否有烟囱冒烟、冒得怎么样。一缕烟也看不见。我想：烟囱大概是冷了，冒不出烟，屋里很可能烟雾弥漫，浪费了柴火，也浪费了钱。我继续冒雨向前走，经过亨利四世中学、古老的圣·艾蒂安蒙特教堂和寒风凛冽的万神殿广场。为了避雨，我紧靠右边走，最后沿圣·米歇尔大街背风的一侧走出广场，一直向下经过克朗涅和圣·日耳曼

---

<sup>①</sup>乔治·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与毕加索同创立立体画派。

<sup>②</sup>保罗·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